

鍾榮光與嶺南大學

祝秀俠

南鍾北張桃李芬芳

在南中國一生盡瘁嶺南大學的鍾榮光先生，足與天津南開學校的張伯苓先生媲美，當時有北張南鍾之譽。鍾先生為廣東省中山縣小樑鎮人，生於前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名榮光，號惺可。樑鎮地方富裕，桑基魚塘，滿目皆是，鄉人多以農桑為業，父玉龍初亦業農，家小康，後改營商，時中外通商，乃赴香港營商肆，先生年少隨



教育界元老已故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遺像。

侍，得觀洋場之盛，近接省會之廣，故自少觀感一新。性聰穎，髮齡入塾，過目不忘，負笈廣州，就讀於大館，并從吳道鎔太史遊，年十七應童子試得售，光緒十五年副貢，年二十九，中式光緒甲午科第九十五名舉人，當清廷政治窳敗之秋，內憂外患，無心再求功名進取，因設館於廣州，授徒自給。時孫中山先生推行革命運動，在港穗間密謀起事，鍾先生聞而欣奮，於一八九六年秘密加入興中會為會員，創辦「可報」「安雅報」等，并結識陳少白楊鶴齡等革命人士。其時新聞事業尚幼稚，內容貧乏，未幾，復招官府之忌，盡行禁封。在此期間，適有美國基督教傳教士及西醫生，在廣州長堤開設博濟醫院，在四牌樓開設「格致書院」，寓傳道於醫藥及教育，先生與其中人士相稔，感覺救人救世，非迎頭趕上，接受新知力求進步不可，乃赴格致書院報名為學生，「格致書院」，即後來嶺南大學之前身也。

追光緒廿四年（一八九八年）格致書院遷廣州河南花地開課，先生赴港道濟會堂向王旭初牧師領受洗禮，皈依基督，剪

髮易服，革除舊習，與其侍妾鄧女士脫離，日與廖德山，區鳳輝，楊襄甫諸基督教信教及牧師研求教義，格致書院旋改名嶺南學堂，先生一面學習英文一面擔任該校總教習，教學相兼，中國士大夫以鍾舉人之名望，紛遣子弟入學，先生亦於一九〇五年成為該學堂預備班畢業生，其時先生年三十九矣。

時史堅如亦在該校列為學生，秘密從事革命，暗購炸藥，欲伺機炸斃兩廣總督德壽，事發被捕，鍾先生與外美人尹嘉監督設法營救無效，史堅如處死刑，為革命最初的犧牲烈士之一，亦嶺南歷史上一大光榮，以史事影響，學堂急遷澳門，自此先生已決心終身獻給教育事業，亦認為救國革新非從教育着手不可，常勸其生從少參加政治活動，要以安心讀書求學為學生本份。

不久，嶺南從澳門遷回花地，得名牙醫劉子威之助在河南康樂村購地廿餘畝為永久校址，建築木屋作臨時校舍，初辦大學部第一年，先生再入第一年級深造。

康樂村遠離鬧市，而校園地勢高起，環境清幽，寄宿學子，起居生活其間，其樂洵洵。學校初已兼收女士，當時男女同學風氣未開，為審慎

特別照顧，女生均寄寓鍾公館，以便管理，鍾榮真，廖奉恩，羅有節等，即其時之女生也。

校基初奠，學校生活，極有紀律，起居作息有時，學生每逢操典周末假出，必須制服整潔，學生值日，肩披紅帶，精神煥然，咸致嘉許。

此後數年，校址逐漸向外推展，漸涉五村，隔山，鳳凰下渡，諸村，校地已發展至二百餘畝；教師方面，亦增多中外良師，美籍教授如教育家葛理佩，物理博士晏文士。華人方面，如陳輯五，廖德山，徐甘棠等。

光緒卅三年（一九〇七）世界基督教學生大同盟開會於日本，先生與監督尹士嘉同赴日本出席，事畢，假道往華北京考察教育，經天津時，參觀北洋大學，其時忽為天津巡警局逮捕，指為革命黨，欲圖不軌，粵紳江孔殷等設法營救，電京津同鄉大臣唐紹儀，梁士詒等說項，直督袁世凱遂予釋放，先生在獄已月餘矣，被囚時，先生自必死，輒閉目祈禱，獄中得句有云：「世間並無不死藥。我生最愛自由花。」

環遊全美勸捐興學

光緒三十四年晏文士博士任嶺南大學監督，鍾先生亦同時膺任華人教務長，襄助校中行政工作，旋派先生環遊世界各地為學校籌款，所到各埠，親向華僑勸捐，并勸華僑子弟回國就學，接受祖國文化，美國各埠之華僑以先生對華僑子弟有特創之教育計劃與設施，咸表擁戴，願以子弟付託教育，捐款亦募得不少。

先生在美勸捐興學之時，亦正 孫中山先生

在南洋各屬籌募革命起義經費之日，辛亥廣州失敗，死者七十二人，皆革命之精英，嶺南學生有高劍父，李熙斌等。廣東光復，各省紛紛組織學生軍，參加北伐，嶺南學生亦組織嶺南學生協助軍政府籌餉隊，全隊學生出發勸捐，旬日之間，捐得五六萬元，繳交軍政府大受嘉獎。時胡漢民被舉任廣東都督，網羅賢俊，組織都督府，嶺南同學錢樹芬任民政司長，陳少白任外交司長，邀請先生任教育司長，先生對教育革新改進，悉力籌劃，并召開全省教育會議，注重各縣地方教育，提倡社會教育，先生仍努力嶺南工作不懈。

民二，袁世凱謀改帝制，派龍濟光入粵作督軍，打擊革命勢力，排除異己，粵省為革命策源地，欲將革命黨一網打盡，於中秋之夜誘發警察廳長陳景華，繼開列革命黨人黑名單，先生列黑名單第五名，未幾即派兵嶺南搜捕鍾先生，幸事先校中監督晏文士已得消息，藏先生於其家地窖中，嚴拒兵士進入住宅，星夜護送先生到沙面，乘美艦往香港，登郵輪赴新大陸。

赴美途中，先生感懷時局，痛惜革命事業之挫折，撰「廣東人之廣東」一書，敘述民初要政及革命黨人有朝氣新精神，而彰北洋軍閥衰賊之禍國殃民，此書後在美洲出版。繼往檀香山探訪華僑，招華僑子弟回國接受教育，一面聯絡僑胞，擴大「嶺南之友」範圍。

民國三年，先生在美進哥倫比亞大學深造，選修教育學，以為實用。

時先生元配何氏在校寓逝世，噩耗驚傳，悲傷莫已。

有鍾芬庭女士，曾在香港創辦安懷女校，巾幗丈夫，為清末有數之女志士，青年失偶，從事教育，早年固已仰慕鍾先生，此時任教檀島，聞先生有鼓盆之痛，即辭檀島教席，盪赴紐約慰唁，先生得此佳侶，即續良緣，不久在紐約教堂舉行婚禮。但此事宣揚一時，以舊俗同姓不婚，頗遭非議，多年以後，雖為族人諒解，仍傳話柄。

婚後，寄寓紐約華人長老會禮拜堂，時孫中山已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先生留學餘暇，就任黨紐約支部部長，并創辦「民氣報」，為團結華僑，宣傳革命之助。

民五，先生環遊全美各城市，獲各地會館華僑贊助，策動組織「嶺南共進會」，各地成立凡十餘處互通消息，經費捐助源源不絕，開華僑資助嶺南經費之先例。先生後在舊金山與陳東生謝已原牧師等發起創辦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促進華僑子弟回國，移易社會風氣，成績卓著。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的時局亦動盪不安，嶺南學校財政遭遇困難，美滙暴跌，美方慈善捐款縮減。嶺南必須在當地自力更生，於是董事會陞任鍾榮光為學校副監督，助理華人事務，並電促回校，先生伉儷遂於年初返國。

先生聚精會神，設法克服經費難關，時省長朱慶瀾氏，先生請其來校主持植樹節典禮，藉機報告校事並陳述經費不敷情形，朱省長即席捐助一千元以示提倡，由是學生發起募捐，孫中山先生亦捐助二千元，省府九千元，連海外美洲嶺南共進會，東南亞捐款約叁萬元，華人方面共已募得

七八萬元，可以勉強支應年度經費之不足。嶺南校園荒墳頗多，地主頗多留難，復得朱省長之力

，公告限期依照補償辦法清理，千餘荒塚，繼續遷葬，多年懸案得以解決，亦先生力向省府陳求之功也。

華人自辦首任校長

民國七年，歐戰結束，嶺南得先生在艱困中沉着肆應，漸顯欣欣向榮之狀，先生認為發動海外募捐，仍應繼續努力，約同監督晏安士、陳輯五教授等秋間出發，

先抵星加坡，獲得張弼士先捐款港幣七萬元，為歸國僑生建築宿舍之用，繼赴吉隆坡，暹羅，越南，印尼各地，當地華僑紛紛捐助建築僑校費用，一年之間，約募得當日美金約十二萬元。嶺南特設華僑班，陸續海外回國僑生有百餘人，我國最早辦理僑生返國就讀之學校，嶺南為嚆矢，先生為最早倡辦實行之第一人。

民九年，省港熱心教育人士各募萬元，建十友堂，粵商馬應彪，譚禮庭等最為熱心。先生生平主張：以我專業農者佔人口八成以上，而貧農為多，耕種仍用舊法，水利種植，非採用科學改進不可，因極力擬在校設農學

院，民七年時美商已捐贈一繅絲廠，至此農學院即成立，并附設職業班以培養農場司理，推廣員及教員。此農學院完全在華人董事會主持領導，院內系統，分為教學，試驗，農業，推廣，四部門，分蠶絲，農產品，森林，水產等系，校本部並附設果木種植場，實驗農場，其他潮安，中山，遠至海南島亦有農場，品種均優良，嶺南出品之水稻，木瓜，柑荔等，市場至獲盛譽。嶺南農科之有聲於時造就不少專門人材，均先生瘁力擊劃之功。民十一年，先生再赴瓜哇各埠募捐，得款建築大學宿舍之需，後該宿舍命名為瓜哇堂。是年先生兼被聘為市政府參事。

民十二年，孫中山先生由滬返粵任大元帥，在河南土敏土廠設大本營，因蒞嶺南大學，向全體員生演說讚譽嶺大規模宏大，再到校內先生之宿舍黑石屋茶點接見外籍教授記者，在前民元時，中山先生因曾蒞訪嶺南，與先生話舊，在校向先生講話一次。民十三年，先生遍走南北美洲，為學校募款，并積極擴展農學院及實驗農場，校址比鄰墳地次第收購，獲得新農地九百華畝，以建農林試驗場。

民十四年，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十五年與師北伐，節節勝利，國內打倒軍閥反帝國主義運動，一時澎湃。嶺大為基督教會創辦，向有貴族化學校之謂，此時受時局影響，學生為愛國心衝動，又以五州沙基慘案，死傷多人，嶺南亦有學生中彈喪身，於是發展為反基督反帝國主義行動，嶺南舊生李應林，林逸民，黃啓明，關恩佐，韋懿等人集會於廣州，上書紐約董事會，請考慮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鍾榮光校長與男女學生合影於嶺南本屋。



以華人主持校政，以免對教會學校敵視，阻礙發展，華人亦樂意分担學校財政責任云云隨後董事會經遣派一調查團來華調查，建議另選華人充當校長，遵照中國政府法律完成註冊。於是嶺南大學由華人收回自辦，先生爲首任校長。推採科，金曾澄等十五人爲新校董會，紐約成立基金會，派香雅各爲駐校監督。是時全校學生已達千餘人，先生深得政府重視及信賴，年撥補助經費，國府并聘先生爲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旋奉派爲中央僑務局局長。國父暨其哲嗣哲先生均夙

PANAMA PACIFIC LINE 運往 China, Argentina, Panama.
ON BOARD S.S. Kronland, July 19, 1924.



先生之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旋奉派爲中央僑務局局長。國父暨其哲嗣哲先生均夙

對嶺大關懷愛護，哲生先生公子亦均就讀嶺南。

以後數年，嶺大次第成立商學院，工學院，重建博濟醫院及醫學院（孫逸仙博士紀念醫學院）籌備上海及海南分校。上海聖約翰大學贈與先生以名譽法律博士學位。

沈述科學盡瘁嶺南

民二十一年，日軍襲擊閩北，是爲一二八之後，先生適患膀胱結石，入醫院手術，養病數月後赴海南島海口視察，俾爲海南分校進行開辦事宜。

七七蘆溝橋事

變爆發，日軍進行侵略，我全面抗戰展開，中樞召開全國各黨派人士及時賢名流，在牯嶺茶話會，共商長期抗戰決策，先生應邀赴廬山出席，翌年在漢口成立國民參政會，先生聘爲參政員之一，會後，飛港返穗，作退休之計。將嶺南校長職務，正式親交新校長李應林。

赴重慶。其時先生健康不佳，又由海防遷港，病勢遞遭，七五誕辰之日，同學會爲先生開筵祝壽，先生發起募集嶺南永久基金，期以港幣百萬元爲鵲的，旋因太平洋戰事爆發香港陷敵，希望盡成泡影。

先生身陷敵境，憂心如焚，心疾加重，就醫於養和醫院，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七日，溘然長逝，鍾夫人親視含殮，靈柩暫厝東華醫院義莊。

當先生瀕留之際，口授遺囑，殷殷以校事爲念，又嘗自輒一聯曰：「三十年科學沉迷，自從知罪悔改以來，革過命，無黨勳，作過官，無政績，留過學，無文憑，才力總後人，唯一事功，盡瘁嶺南至死。兩半球舟車習慣，但以任務完成爲樂，不私財，有自用，不養子，有徒衆，不求名，有記述，靈魂乃真我，幾多磨煉，榮歸基督永生。」先生爲人謙和誠樸，治事勤慎，待人寬厚，向有「四好先生」之稱，所謂四好，即逢時，逢事，逢地，逢人均好也。

生平不治生產，薄視衣飾，接長嶺南之日，其夫人以其呢帽頗舊，私給學生會長莫君二十元，囑爲買一新帽，先生知之，索錢送入袋口曰：「吾方接聖約翰大學博士位，戴過四方帽，何買新帽爲！」

當在廬山時，先生以餘暇撰回憶錄萬言并歷年日記，後度職校內終於散失，至爲可惜。

抗戰勝利，珠海重光，嶺南復校，當局及同學深受遺譚，軫念先哲乃於民國三十六年一月迎奉先生靈柩返穗，隆重安葬於嶺南懷士園，亦先生生前之願也。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二四）鍾榮光校長致三藩市鄰炳舜同學親筆函墨跡。

炳舜先生手啓
爲弟數力以來亦多指蓋不少亦
得對校務之模範并謝進
弟先生自與之才意之多
三個月學 公本不才十有六年不令持重則弟
公本子弟賢理子用父書專宜出長亦亦不學多之
現至首與若物教事局 公本負責本中之處惟者不